

惊悚魅影中灵魂颤动的裸体毕现

银匕首悬疑推理小说丛书

彭祖贻／著

俊朗的刑警队长黄宜轩身边走来了
光彩照人的年轻女子乐鸣，一次不可思议的邂逅，
卷起梦幻般的感情潮涌，将他带入一个浪漫而神奇
的童话故事里，令人醉迷，甚至连爱慕他的
警花郑琼在他的眼中也黯然失色了，而一起起凶残的
罪案也在这个过程中继续发生着……

忧郁的

YOU YUDE
SAKESI

萨克斯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[illegible]

Abstract

1000

陳克明

银匕首悬疑推理小说丛书

忧郁 萨克斯

彭祖贻 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忧郁的萨克斯 彭祖贻 著.—南昌: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2005 (银匕首悬疑推理小说丛书)

ISBN7-80647-812-4

I. 忧... II. 彭.. III. 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45349 号

责任编辑:郑 骏

忧郁的萨克斯

彭祖贻 著

出版发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

邮政编码:330008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天津天新纸制品有限公司

版 次:200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25 万

印 张:8.5

ISBN7-80647-812-4/I·511

定 价:19.80 元

内容简介

浪漫的夏季,浪漫的黄昏,在萨克斯优美的旋律中,俊朗的刑警队长黄宜轩身边走来了光彩照人的年轻女子乐鸣,一次不可思议的邂逅,卷起梦幻般的感情潮涌,将他带入一个浪漫而神奇的童化般故事里,令人醉迷,甚至连爱慕他的警花郑琼在他的眼中也黯然失色了,而一起起凶残的罪案也在这个过程中继续发生着……

案中有案,案外套案,扑朔迷离,多年前顶住重压为之申冤的强奸案害人竟视他为敌,正在为侦破案件中的被害人遗孀一面与犯罪嫌疑人勾结,同时还指控他强奸,身陷窘境中的黄宜轩,企图从乐鸣那寻找一份安慰却又有了意想不到了发现。在领导和战友们的帮助下,他终于找到了揭露真相的钥匙,然而,当真相大白之时,他却没有往日胜利的喜悦,在苍茫暮色中,吹奏起忧郁的萨克斯旋律。

目 录

序 章：郊外命案	1
一、体育馆中的无声枪击	9
二、浪漫的街头邂逅	25
三、跨江寻踪	48
四、是非难辨	68
五、未亡人的情感世界	90
六、案中有案	112
七、突遭陷害	139
八、迷 情	163
九、三里亭突袭	187
十、撩不开的美丽面纱	209
十一、释 疑	234
十二、忧郁的萨克斯	250

序章：郊外命案

夏天的上午，一马平川的旷野中，一条从国道岔出的乡间公路上，阳光灼灼的，旷野上的风就像是火炉里吹出来的，不时有尘土扬起。几辆警车和一台现场勘察专用的面包车停在一片稻田旁，一群警察正在忙碌，远远处站着一些看热闹的农民在议论纷纷，附近村庄还有些人陆续往这边赶。

几条牛在路边的田埂上悠闲地啃着草，惟有它们对人间发生的这件事漠不关心。

武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田田乘坐的小车到达现场时，现场勘察工作已经基本结束，法医李明晰已经从现场勘察车的后厢中取出担架，正准备将尸体弄走。

城北分局的刑警大队长韦本书拉开车门钻进田田的车内，“田支队，你亲自赶来了？”

“什么叫亲自赶来了？我吃喝拉撒睡才叫亲自呢，发了命案不到现场我叫刑警队长吗？”田田皱了一下眉头，“我说韦大队，今后不用这些阿谀逢承词儿行不行？”说着，他拉开车门就下车了，也不管韦本书是不是尴尬。

田田站在车前，用手做遮阳篷抬头看了看天，又看了看四周的环境，然后走向法医李明晰，打了个手势，示意将担架放下，“李法医，人是怎么死的？”他掀起死者身上的白布单子看了看，这是个瘦瘦的中年男人，戴一副变色眼镜，模样像个中学教员，身上也透出一些书卷气，就是表情过于冷涩了一些。

“从尸表检查看，死者头部有多处钝器伤，属连续击打造成的，胸腹部有几处锐器伤，最直接的致命伤应该是这儿，”法医李

明晰指着死者左胸的一处创口说，“估计刺中了心脏，是一种狭长的两面开刃的锐器形成的。”

死者是一个约摸四五十岁的男子，身体很壮实，皮肤黑黑的，上身的一件白色短袖衬衣沾满了血浆和泥土，几乎分不清本色了，田田要了一副手套戴上，伸手翻了翻死者的衣领，再看了看死者的两只手腕，又摸了摸死者的脑袋，死者的头发是染过的，发根处又重新生出了一些白发，他用手指在死者的头部用力压了几下，“好像头上的钝器伤不足以致命，头皮都打烂了，力度似乎不怎么大，颅骨好像没怎么碎嘛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说这话的时候，他下意识地挥动了一下手掌，往鼻子跟前招风，又抽了抽鼻子，再凑近死者的头发嗅了嗅，“回殡葬馆认真地解剖一下，我要详细准确的尸检报告，——死者身上有什么随身物品吗？”

李明晰说：“什么都没有，衣兜好像被人都翻过了，连小纸片都没剩下，就是裤兜里有些碎烟丝。”

“看他的牙就知道是个抽烟的，——犯罪分子弄得还挺干净的，连香烟都不给咱们留下一支。”田田嘟哝了一句，把死者的裤兜又翻了出来，找出几缕烟丝看了看，放在掌心用力搓了搓，再嗅了一阵子才站直身子朝四周看了看，“估计什么时候死的？”

“零点左右吧，”李明晰说，“到现在大约有十来个小时了。”

“瞧咱们田支队，那么重的血腥味儿还敢凑那么近的嗅，是我早就翻胃了。”不远处的一处树荫下，女刑警郑琼对她身边的大案一队副队长黄宜轩说。

“支队长在现场的这种状态，是最让人仰慕他的时候，他是一个真正的职业刑警，别看现在干这一行的人挺多，真正够得上职业水准的太少了，——他应该有成形的想法了，你信不信？不信打赌，谁输谁管中午饭。”黄宜轩看到田田已经离开尸体了，到尸体倒卧的稻田中看了看，又弯着腰在附近的道路上寻找了一阵子。

“不用赌，我也看出来了。”郑琼说。

这段时间一直是燥热的晴天，干燥的路面很难留下什么痕

迹,加之旷野的风很大,尘土时时卷动着,就算路上有什么痕迹也被它掩盖了。黄宜轩回头看到郑琼还在皱鼻子,便讥讽说,“我的郑大小姐,你本来就不适合干这行,还是回家跟你老爸说一声,换个工作。”

郑琼属于那种不算很漂亮但很生动的孩子,短发,前额处还细细地染了几缕金黄,单眼皮,皮肤很白,鼻梁的两侧分布着一些细细的雀斑,两片嘴唇稍嫌薄了一些,说话时的启动就显得非常轻巧,吐出来的声音像是气流喷出来的字儿,有点嗲,好听而富于音乐感,这样的孩子当刑警确实有些神形不符,她使劲地抽了抽鼻子,又装模作样地四下观察,“哪来这么一股臭味儿?”

黄宜轩一时没反应过来,也抽了抽鼻了:“没有哇,你鼻子回潮了吧?”

“自己放的屁当然闻不出来。”郑琼正儿八经地说。

黄宜轩这才意识到上当了,在命案现场又不好发作,只好握起拳头威胁地冲她挥了挥,郑琼不屑一顾,还示威似地将身子朝他靠拢,黄宜轩被她逼得退了一步,看到田田和韦本书朝他们走过来,便迎了过去。

“黄大队,工作都作了哪些布置?”田田边取手套边问。

“韦大队的动作快得很,已经派出去了四组人马,两组往公路两旁的村庄访问,两组往公路两端搜索,我们大队来的几个同志也都散出去了,目前也就是作一般性的调查访问。”黄宜轩回答说,“近处的几个乡镇派出所也打了电话,请他们协查。”

“小郑,对这个案件有什么看法?”田田问一旁的郑琼。

“没看法,我支持我们黄大队和韦大队的安排,先查了再说,死者目前还是无名尸体,我们对他一点儿都不了解,能有什么看法?”郑琼应了一声,紧接着又补了一句,“有看法当你的面也不说,不定说上三句就叫你捉到错儿了。”

“我就那么爱挑毛病?”

“这是你的职业爱好。”郑琼似乎一点都不畏惧这位表情冷涩

的上司。

“回去归你起草协查通报,查尸体身源,中午之前送到电视台去,让他们滚动播,”田田似乎也不太在乎这位年轻的女部下的不恭,“死者体貌特征你自己描写,写准确点,——用不着我教了吧?”

“论破案你确实行,可要是论讲课,警校随便来个老师都比你讲得好。”郑琼顶了一句,“我也不比你差,说不定比你强点儿,要不要我把教科书的有关章节给你背两段儿?”

“这丫头,我说一句她还你好几句不可,”田田对黄宜轩说,“你这个当大队长的就不管管?”

黄宜轩说:“还不都是你宠的?”

“你这个大案一队该改组了,个个都是刺儿头。”

“什么时候改组?今天吧,晚上我请你喝酒。”黄宜轩也不畏惧这位上司,开玩笑说,“你以为我真非得在你手下打工呀?”

“嗬嗬,还迫不及待了?”

“还不是叫你逼的。”

“这话可是你应的哈,到时候可别怨我。”

“喂喂喂,怎么越说越像真的?”郑琼在一旁沉不住气了,“田头,不该这么压迫人才吧,支队的中层干部还就我们黄大队英明点,业务水平不比你差多少,功也立了好多回了,可到现在还是个主持工作的副队长,你怎么这么怕好了人呀,怕他抢的位置了?”

“抢我的位置?早了点吧,韦大队,你说,有这样跟领导说话的部下吗?”田田笑道,“简直可以说得上是目无领导了。”

韦本书说:“主要是田支队平易近人,我跟我们分局领导就不敢这样开玩笑。”

“听到没有,学着点儿,”田田作古正经地说,“黄宜轩,说真的哈,中区分局的王局长找我几回了,想让你去那边主持刑侦的工作,我一直在犹豫,小郑,今天可是他帮我下决心了,——去了也好,待遇上可以涨半格,说不定过两年就可以当分管刑侦的副局

长了,再回支队的时候,恐怕就真该我挪位子了。”

“打住打住,刚才的话我收回。”黄宜轩有些急了,“我就是开了句玩笑。”

“组织上真要动你,也由不得你我了,回头再说吧,”田田话头一转,“韦大队,黄大队,查找死者身源工作的重点应该在城区,韦大队,你再给周围几个乡镇派出所打个补充电话,重点查在城里务工经商的人员,特别是混得比较好的那种人。”

“凭什么?我看死者就像个体力劳动者,你瞧他那身体,壮得跟条牛似的,皮也黑。”郑琼忍不住说出了自己的看法,“我看就是附近的农民。”

“人呐,有时候少说话还真是优点,起码不露怯,”田田瞥了她一眼,“非洲人皮肤黑不黑,还照样有人当总统,黑是流行色,他头发黑不黑?——染过的,有这大年纪的农民染发吗?你再去翻翻死者的衣领看看,有污迹没有?衬衣领比我还干净。”

“农民就不爱干净了?”郑琼虽然是在反诘,但明显有点理不直气不壮了。

田田却没理她,继续自己的话往下说:“死者可能还戴有手表和手链,手链还挺粗的,虽然没了,手腕上多少还有些痕迹,韦大队,你注意到没有?另外,死者使用美涛牌保湿者喱水,采乐牌去屑洗发露,抽烟的档次也挺高的,三五牌,小郑,农民会用这些东西吗?”

“富起来的农民——”郑琼本来还想争几句,但却让田田给打断了,“富起来的农民也是农民,生活习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改得过来的。”

“你刚才嗅那两鼻子就闻出来了?”郑琼笑问。

“下一句她就要说我狗鼻子了。”田田对黄宜轩说。

“还是领导了解我。”郑琼笑道。

“你以为我喜欢血腥味儿呀?还不是吃坏了这碗饭?采乐牌去屑洗发露还是你建议我用的,你不是老说肩上有头皮屑的男人永

远上不了档次吗？”田田不想跟郑琼打嘴巴官司了，往开处走了几步，四下看了看，回头对跟在身后黄宜轩他们说，“这儿前不巴村，后不巴店的，韦大队，黄大队，你们说说看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死者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？”

“恐怕需要交通工具，——如果他真是城里人的话。”韦本书说。

“我也感觉应该有交通工具，可咱们现在还没看到，”田田说，“一个穿戴干干净净、戴手表手链，抽三五牌香烟，用美涛牌保湿者哩水、采乐牌去屑洗发露的男人应该有自己的车子吧？”

“有车族？你的意思是暴力劫持到这儿的，抢劫？”郑琼问。

“这个想法还算在点儿上。”田田淡淡地应了一句。

仿佛是为了证实这个判断似的，黄宜轩的手机响了，电话是派出去沿公路搜索的一组侦查员打过来的，报告的内容是在离现场约十二公里处的一片稻田中，发现了一辆深蓝色大众一宝来轿车，凭肉眼查，车内有喷溅状血迹。

田田马上带着人赶到弃车现场，轿车一多半车身都栽在水田中，只有一只后轮还搭在路基上，好在稻田中的泥水不深，车厢中没有进水，勘察起来比较方便。田田让技侦人员先对宝来轿车进行了拍照和检查，技侦人员在驾驶座周围发现了大量的血迹，车内还发现了一把沾血的崭新的铁银头和不少零乱的指纹。

“案发的情况应该是很清楚了，死者被劫持到前面那个地方的时候，犯罪分子动手了，小汽车里面应该是第一现场，前面那地方应该是弃尸现场，我说呢，头上那么多钝器伤，力度却不够，”田田下意识地挥了几下手，胳膊始终没有伸展开，“你们看，动作受到小车空间的限制，力量使不出来，犯罪分子杀人抛尸后，抢了这辆小车和死者所有的随身物品，开车到这地方，不小心冲到水田里去了，只好弃车逃跑。”

“田大叔，看来不服从领导还真不行，说你是武州的福尔摩斯都算贬你。”郑琼上前亲昵地攀住田田的一只手，连称呼也改变

了。

“才知道哇？”田田把脸一沉，“查找死者身源的协查通报就不用搞了，先围绕这辆车开展调查，另外，对车上采取的指纹要尽快送到指纹库比对，这银头这么新，估计是犯罪分子事先预备好的作案工具，街上那些卖银头的地方也应该查，既然有两种凶器，犯罪分子应该是在两人以上，”田田又比划了一下，“一个人一手拿银头打，一手拿刀刺？动作肯定不好协调，又是在车内那么个狭窄的空间。作案者肯定是在两人以上，这一点要提醒他们搞技术的注意。”

“明白。”黄宜轩回答。

“死者身份我看很快就可以查清了，”郑琼围着车子转了两圈，说出了一串汽车名词，“这是大众—宝来 1.8T 舒适型，M5，排量 1781，最高时速 216，售价 18 万 4 千 9，这种车型在武州销量不是很大，到几家车行一查，死者是谁就差不多出来了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对汽车这么有研究了？”田田有些惊讶。

“才知道呀？”郑琼回敬了他一句，把大家都惹笑了。

田田却很严肃，“再提醒大家一句，如果指纹库中发现不了嫌疑对象，就要重点考虑流窜犯罪作案的可能性，回头我请治安部门布置一下对外来可疑人的清查，全市的派出所都动起来，韦大队，案子发生在你的辖区，你当然要唱主角，考虑到死者可能是从城里来的，城里这一块你不好管，就由黄宜轩他们负责了，你们要配合好，需要协调的事向我汇报。”

顺着大众—宝来轿车这条线索，死者的身份在当天上午就查清了：

死者洪志强，四十六岁，是位于武州市东风大道乘风汽车美容院的老板。

据死者的妻子反映，洪志强是个晚上在家呆不住的人，要么出门打牌，要么约几个朋友一道坐茶楼，进洗脚城，案发当晚，他是八点多钟独自一个人开车出门的，至于去了哪里、跟谁在一起，

又是怎么到现场来的,目前还没人知道,死者确实戴有手表、金手链,习惯于抽三五牌香烟。

一、体育馆中的无声枪击

傍晚时分,随着一声铃响,体育馆的健身房中,锻炼健身的男女陆续离开。几分钟后,健身房中变得空荡荡的,身材稍矮、体魄粗壮的健身教练苏格梭巡在健身器材之中,不时地弯下身子将零散的器材部件收拾好。

健身房的一角,身穿黑色练身服的女学员乐鸣还在跑步机上快速奔跑,浑身大汗淋漓。

苏格从健身器材中穿行过来,在乐鸣身后不远的地方停下脚步,用欣赏的目光看着乐鸣的背影,汗湿使得乐鸣的健身服紧贴着身体,姣好的魔鬼身材展露无遗,随着脚下的奔跑,身体的曲线不停地变幻着造型,极具诱惑,她似乎感觉到了背后的动静,回头冲苏格微微一笑:“苏教练,下班了吧?”

“规定的任务还没跑完吧?”

“今天有事,来晚了些,还有一千步,是不是要关门了?”

“没事儿,接着跑。”苏格大方地挥挥手。

“那就谢谢了。”乐鸣送去嫣然一笑,继续奔跑。

苏格转到别处收拾去了。等他再次走到乐鸣身边时,手上已经多了一条干净的大毛巾。乐鸣从跑步机上下来,大毛巾就递到了她跟前,“谢谢。”乐鸣接过毛巾擦汗。

“你其实用不着这样苦练了,我们这座城市没有第二个你这样身材标准的女人了。”苏格看着她说,“看你在这儿健身就是一种最好的享受,你在街上的回头率绝对百分之百。”

“女人一生要操两个心，一是面子，二是身上的肉，”乐鸣也笑道，“到了我这个年龄绝对不能放松警惕。”

“听你这说话的口气像老太婆似的。”

“我本来就是老太婆了。”乐鸣嫣然一笑，将擦过汗的毛巾扔还给苏格，“谢谢。”

“不用谢谢，很愿意为你这样的老太婆效劳。”苏格的目光落在她大片裸露的胸脯上，两个半截乳房拥着一道由浅而深而消失的沟。

“苏教练你很会说话，”乐鸣大方地迎着他的目光，也上下打量着苏健壮的身躯，他一身强健的肌肉处处都显示着男子汉的魅力，五官也很端正，她伸出纤纤的手指在苏格鼓胀的胳膊上划了两下，弄得苏格浑身一颤，“你很会讨女人欢心，可惜稍矮了点儿，要是再高个五公分就好了。”

“能够被乐小姐这样挑剔，我感到很幸运。”苏格说着，顺手在她的腰上拍了两下，抚住不动了，“你现在的重点应该放在腰上了。”

“行，明天你来教我怎么练。”乐鸣身子一旋，不动声色地避开了他的手，转身拾起一件白衬衣往腰间一系，拎起小坤包走向健身房的大门。

苏格看着她婀娜的背影，目光中流露出艳羡的神情。

高大的体育馆空旷而幽暗，寂无一人。

从健身房出来的乐鸣迈着轻盈的步子朝体育馆的大门走过去。

“扑，扑”，突然，不知从何处传来两声沉闷的声响，乐鸣感到身边的地面有硬物溅起，脚脖子处被溅起的碎渣击得生痛，身体本能地弹跳了一下，情不自禁地蹲下来揉搓刚才被击痛的地方，紧接着，她看到身边坚硬的水磨石地面新被击出的两个小坑，她伸手摸了摸，触处发热、发烫，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惊恐地起

身四处张望。

体育馆的看台,无数空着的座位在幽暗中排列有序。

“扑,扑”又是两声同样沉闷的响声,身边的水磨石地面又被击中,恍惚间,她看到看台上有火光闪动,似乎还听到有人冷笑了两声,她下意识地跳了起来,不顾一切地朝体育馆的大门方向狂奔,跑了一段路,脚下不慎踩中了一块软软的异物,人滑了一下,身体一个趔趄,踉跄着蹿了几步,撞开了近处一扇大门。

随着一抹亮光射出,门内轰然传出激烈的打斗声和吆喝声。

手拎钥匙串、正在门边来回走动的场馆管理员被突如其来闯进的乐鸣吓了一跳,也多亏他顺手扶了一把,乐鸣才没有跌跤,“不知踩着什么了,滑。”惊魂未定的乐鸣指指门口,管理员走出去,拾起一串香蕉皮扔在门边的垃圾箱中,“现在的人,素质真差,”管理员顺手将门关上,回头看了乐鸣一眼,“妈的,谁这么缺德,差点儿摔坏了一位美女,健身房那边过来的吧?”

“是。刚练完。”见门关上了,馆内又有这么多人,乐鸣松了一口气,目光被散打拳击馆里的景象所吸引,馆内的几块练习场地都空了,只有靠近门口的一个拳击台上,一男一女正在激烈地搏斗着,几乎所有的练习者都被台上的对搏所吸引,人群里有人喊:

“郑琼,放手进攻!”

“小郑,用腿,用腿攻!”

台上那位穿着桔黄色练习服的女子身手矫健,攻势凌厉,吸引了全场的目光,那位男选手似乎完全采取守势,拳来挡拳,脚来挡脚。

乐鸣的目光落在了男选手身,他身材很高,也很强壮,但没有苏格那样夸张的肌键,显得十分匀称,在那位叫郑琼的女子连续不断的攻势中,表现得很稳沉,动作潇洒而有分寸,一招一式都很有章法,脸上始终带着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,似讥诮又似在蔑视对手,他的脸膛很干净,但颜色微微有些泛青,这人大概是络腮胡子,乐鸣暗想,“哎,你还不下班呀?”她问身边的场馆管理员。